蛾術編

蛾術編卷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吴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錄七

三傳廢立

合漢藝文志儒林傳續漢百官志後漢儒林傳參攷之西漢公羊最盛穀梁次之公羊先立學宣帝復立穀梁左氏未得立哀帝時劉歆白左氏可立帝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不肯惟五官中郎將房鳳光祿勳王龔許歆共移書讓太常博士

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出龔等補吏龔宏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平帝時王莽始立之旋廢中興後光武爲公羊嚴氏彭祖顏氏安樂置兩博士而穀梁廢不立時鄭興陳元傳左氏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蓋終東漢世左氏穀梁皆不得立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作左氏傳解行之左氏之盛實始于此自後公穀日衰史通云漢代公羊擅名三傳今挂壁不行綴旒無絕公羊如此穀梁可知鶴壽案左氏博士于兩漢

雖旋立旋廢而其書則自漢初以及東漢之末未嘗日廢也漢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于宣帝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琅邪房鳳咸授劉歆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欽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則是終漢之世未嘗廢不獨司馬遷之史記屢用左氏也後漢儒林傳云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又云張馴能誦春秋左氏傳尹敏兼善左氏春秋李育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穎容善春秋左氏著條例五萬餘言謝該明左氏春秋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于世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此正爲其精于左氏而言其他見于列傳者陳元有左氏訓詁孔奇有左氏刪孔嘉有左氏說鄭興有左氏條例章句訓詁鄭衆有左氏難記條例賈徽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有左氏解詁

三十篇則是終東漢之世未嘗廢不獨靈帝時服虔作傳又不獨章帝時班固作五行志屢引左氏經左氏傳而已也光武雖廢穀梁博士而章帝時嘗詔高才生受之尹敏賈逵諸家亦兼通之

左傳疏歷序左氏廢興云左邱明作傳遭焚書廢滅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春秋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武帝時河閒獻王獻左氏孝武之世議立左氏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左氏好之引傳釋經義理備焉歆以為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與親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立左氏博士不肯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

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穀又與左氏作長義自後二傳微左氏顯矣此段疏其謬不可勝言公穀口說流行不專在竹帛固非秦火所能滅漢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梁太傅賈誼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是左氏已興于漢初秦火亦未嘗滅也張蒼卒于景帝五年已百餘歲其修左氏必在文帝以前賈誼則卒于文帝之世而已作訓故矣壞宅乃在武帝時左傳不待壞宅始出也但壞宅所得復有之耳秘府有左氏蓋先出漢初而作疏者誤會似以左氏專出孔壁非也和帝元興

時劉歆安得尚在元興只一年安得有十一年左氏若得立學百官志何以不載和帝何得反居章帝之前種種紕謬似全不知史傳人妄造大可怪鶴壽案孔氏此疏誠爲紕謬原文云河間獻左氏此句必有脫文先生增作河間獻王獻左氏以爲必無但云河間獻左氏之理所增王字是也所增獻字則非據疏上文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左氏春秋則此亦當作得改作獻何所據乎卽改作得亦是無據漢河閒獻王傳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卽漢蓺文志禮類中百三十一篇之記及論語竝不言得左氏況改爲獻獻左氏乎獻左氏三字出自先生意造乃下條又引張蒼獻左氏以駁之此則穎達所不受也原文云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先生據下文成帝時劉歆校祕書改作孝武之世是也但上文已云漢武帝時中間只隔一句又云孝武之世必無此文法此句蓋因光武中興當立十四博士作疏者怳惚誤記遂以孝武爲光武耳然則改之不如行之也先生云公穀口說流行非秦火所能滅則疏亦未嘗言秦火滅公穀先生云左傳

未經秦火則當家家有之何待張蒼修之獻之先生云壞宅所得復有左傳此言又誤漢志但言孔壁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河間獻王傳亦但言得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亦但言孔壁中得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後孔安國獻之皆不及左氏惟說文解字敘云壞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而下又云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可知上春秋二字係衍文也先生云左氏若得立學百官志何以不載此此亦作疏者誤記河閒獻王嘗立左氏春秋博士光武亦以李封為左氏博士故遂以此屬諸和帝耳況此疏前人早已駁過困學紀聞云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盧文弨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許慎說文敘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據此則左傳係張蒼所獻計蒼于秦時已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高祖為沛公時即來歸高祖左傳既為蒼所獻則必在漢初

以爲河間獻王獻此書始得出者非也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又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國語卽傳也遷書世家采左傳甚多翟義亦通左傳前漢左氏之學極盛但不立學耳劉壽棠國語畢竟別是一書韋昭之言可證先生以爲卽左氏傳恐非

三傳互異

左氏親受經于聖人公羊穀梁皆子夏弟子相去不過再傳其是非宜不大謬然猶有彼此互異者蓋晚周秦漢諸儒受經各守師說號爲專門名家無足怪也卽如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公羊皆以仲子為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特左以仲子見在歸賵為豫凶事公羊以為仲子之喪而穀梁獨以為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蓋左氏是也公羊半是也穀梁全非也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無傳杜預推其意以為桓公之母即仲子而公羊則以為隱公之母穀梁則又以為隱公之妻然此猶同以為魯之夫人也至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以為君氏聲子隱公之母也杜注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公羊穀梁乃作尹氏而以為天子之大夫其乖刺甚

矣以上二條則左氏皆是而公羊穀梁皆非後儒之治春秋于三傳相合者但當一意遵守毋庸置議惟三傳互異者當更折衷之或會通以求其合或參他經以定其歸皆可也偶舉此以爲例觀此卽得治春秋之法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蓋兼通三傳不主一師此鄭氏家法也然予雖爲此論而又竊自疑此在漢人則可吾輩欲爲漢人之所爲懼近于僭然則如服虔何休當各存其說卽欲折衷要不離三傳以求之若廢傳自立義吾不知之矣

左氏與公羊穀梁各有經

左氏經與公羊穀梁經不同漢蓺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左氏之經也其下又云經十一卷小字夾注云公羊穀梁二家則公穀之經同也如左氏君氏卒公穀竝作尹氏可見左氏經獨言古者孔子之經左氏之傳皆用古文而孔壁所得又有古文左傳故左氏經獨稱古經朱氏經義攷所載多誤鶴壽案孔壁所得從無古文左傳辨已見前朱氏經義攷竝不誤

鄭康成意以左氏公羊爲勝于穀梁穀梁傳序疏引六藝論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康成之于禮深矣又篤好讖蓋讖書七十子

之微言大義具在焉康成删其駁而擇其精者以證經故謂左氏善于禮者左氏據禮以通春秋者也公羊善于讖者公羊援讖以定春秋者也惟穀梁意取簡約專以演繹經文爲事而其他不復旁及焉則善于經而已矣康成蓋意以爲左氏公羊皆勝于穀梁乃俗儒反疑康成此言爲推尊穀梁豈不謬乎

服虔左傳注

左傳自劉歆賈逵始能說其義然猶未備也其爲之解詁而卓然名家者莫如服虔世說文學篇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攷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

為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閒既知不能
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
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
相與友善鄭康成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行與服遇宿過
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康成聽之
良久多與己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
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然則鄭
服合也鄭徧注諸經于春秋但作鍼膏肓等以有服注
也新唐書儒學元澹傳澹述隋王邵之言謂魏晉專經
者不能博究惟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

服非澹固不好鄭服者然就其所述則知自漢以後鄭服竝稱爲世所重若此杜預作集解其自序乃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美者末有潁子嚴雖淺近亦復名家故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孔穎達疏云杜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自餘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輩故棄而不論愚謂左傳諸家服爲之冠方且遠出劉賈若許潁豈可竝論杜忌服名重欲以後出跨其上故不取耳

服虔注有傳無經

南齊陸澄傳國學議置杜服春秋澄與王儉書論之曰

左氏泰元中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
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
愚謂傳又有無經當作經又有無傳二字互倒服虔注
傳不注經附于傳注中補經注但經又有無傳者則注
中或不及補若賈逵則經傳兼注故欲兼置賈注澄之
意如此襄三十一年疏言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
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
攷昭二十四年經仲孫貜卒杜注無傳孟僖子也服若
兼注經則當于貜卒下注孟僖子也賈逵云屬其子云
云何必特提是歲孟僖子卒玩其文明係服之書有傳

無經故解二十四年一年事畢方續之曰是歲云云也
疏言服虔載賈逵語則知服注采賈語必載其名而僖
子屬其子事仲尼事在昭七年傳云僖子將死召其大
夫曰吾聞有達者孔某杜注卻云二十四年僖子卒傳
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明係杜竊取服注而
竝沒賈服名不載也而且二十四年僖子卒傳終言之
三句焉知非亦係服注杜攘取爲己有乎抑服何不竟
于昭七年僖子屬子事仲尼下直云仲尼時年三十五
乃必綴于二十四年之末反使杜預得以遷移恰好置
在七年傳中以掩其攘取之迹乎則又當知古人著述

可下筆即下其位置豈能一定邪鶴壽案此條不過揚杜之短以見其竊服耳但孟僖子卒云云茲無兩說隨便某人作注皆此數語何必更表服氏之名且先生苟欲揚杜之短則可引者甚衆即此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杜注云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燕閒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孔疏云賈逵何休以為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虔曰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舉此一條亦可箕杜竊服并竊賈而服虔注于六年冬則服注之有傳無經亦從此可見矣

陸澄雖云經無傳者服不能補而其實無傳之經服補注者亦多即昭二十四年可見

春秋託始隱公

春秋託始于隱公何也平王東遷周室弱夫子欲興東

周志不遂筆之空言自以爲列國陪臣不敢修周史而修魯史則宜以當平王世之惠公託始焉可也惠公元年平王三年乃不始于惠公而始隱公何也魯宗國也素秉周禮而篡弑之惡桓公爲甚桓之篡弑隱公有以啓之不紀隱桓之弑不彰泝其本而託始于隱職是故與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自惠公以前篡弑之事屢見矣不始于桓也然則其託始于隱何也或曰惠公以前舊史紀實故仍之也鶴壽案惠公以前舊史莫攷惟史記魯世家云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宣王欲立戲爲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宣王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穆仲曰懿公弟稱乃立稱于夷宮所謂紀實者其指此與

左氏論斷多謬

左氏傳論斷多謬如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君臣之大義倒置射王中肩于是兆其端矣左氏舍此而嘵嘵焉責其交質夫以天王而下與小侯交質下凌上替甚矣乃舍此而責其忠信之不足鄭莊公伐許入其國都逐其君取其地罪莫大焉乃美其有禮而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歸之何其誖也然左氏紀載之書也論斷非其所長公穀論斷之書也紀事則得諸傳聞不如左氏之有徵治春秋者攷事宜從左氏書法宜參公穀至專門家法則當竝存之鶴壽案左氏論

世楷堂藏板

斷之謬甚多如駡拳强諫楚子脅之以兵幾近于篡弑矣而反謂駡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直一叛臣矣而乃謂惜也越竟乃免何其不明大義如此然論斷之謬莫甚于公羊其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若謂母以子貴則開後世妾母陵僭之禍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而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無怪後世之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爲解者矣紀侯大去其國實迫于齊襄之肆横并吞聖人葢傷之也而曰襄公復九世之讎無怪後世之君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復讎之義自許者矣他如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則又以爲反經之權然則爲人臣者竟可廢置其君邪種種紕謬不可枚舉若穀梁則不至于此先生意在推重徐遵明不得不推重何休推重何休不得不推重公羊但何休之注公羊亦大有誣公羊者所謂讖緯之文黜周王魯公羊何嘗有是言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于何休意造公羊更何嘗有是言哉至于專門家法葢指專守一家之說而言若康成之會通三傳卽非家法乃先生云專門家法則當三傳竝存竊所不解

公羊何休學

後漢儒林傳何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由此觀之休于春秋最深其學爲最精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鄭康成鋒起而攻之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愚謂康成于邵公雖意有不同其歸一也

公羊傳疏

公羊疏必徐遵明作常熟毛氏汲古閣板無作疏人姓名明國子監板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不但無作者姓名且無此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不著譔人卻又言李獻民云徐彥譔獻民不知何人其言不知何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譔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景德中侍講邢昺校定傳之馬端臨云公羊疏崇文總目不著譔人名氏援證淺局出于近世或云徐彥譔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愚謂斯文未喪漢儒之功大者四人于經傳則鄭

康成爲最次何休次虞翻次服虔于文字則許愼若義疏則最善者公羊次毛詩禮記儀禮次周禮次左傳次尚書若穀梁注疏使爲附庸亦足矣服與鄭齊名而居末何也服功在傳不在經也何休亦功在傳而亞于鄭何也無休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也公羊無疏則堙滅故以爲各疏之冠也予所品第如此鶴壽案廣川藏書志云公羊世傳徐彥作先生以爲無據今乃歸諸徐遵明更何據耶

穀梁范甯注亞于何休

范蔚宗鄭康成傳論曰王父豫章君每攷先儒經訓而長于康成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傳授生徒專以

鄭氏家法李賢注蔚宗祖父甯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用鄭家法者言甯敎授專崇鄭學也愚謂甯能專守家法想諸經皆各有得于解穀梁也何有唐疏穀梁用甯誠爲允當可以亞于何休而無愧

晉書范甯傳甯少篤學多所通覽許桓温闢王弼何晏居官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敎未有如甯者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爲小人王國寶驅扇出補外郡復以興學事爲人彈奏免官卒

千家綜計甯生平實為完人傳末一段云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南齊陸澄與王儉書亦云穀梁用范甯則糜可以不立　鶴壽案范甯傳多所通覽句下云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乃著論論之溫薨之後始為餘杭令興學校今先生改為許桓溫閒王弼何晏下五字可解上三字不知作何解以後出補外郡五句是先生總括大段而稱之為完人今查本傳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遭王國寶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不許甯固請夫豫章居江州之半誠為名郡安有求補太守而自擇其地且固請之者乎臨發上疏則有更張郡縣之說謂荒小郡縣皆宜合并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及之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

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上言曰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郎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建立廟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與帝于是罪甯會赦而免由此觀之甯非惟大興土木不恤民財而且私立家廟僭妄之甚先生阿私所好猶稱以爲完人乎

廢傳說經

文中子已云三傳作而春秋散（亦見笠澤叢書）而廢傳說經始于唐之啖助趙匡陸淳輩韓昌黎贈盧仝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仝之經術諒可知也而昌黎推之如此蓋中唐人習氣然矣自此以降諸儒駕空鑿

虛各據己私以窺測聖人之旨夫書法當從事實廢左氏而空言書法可乎公羊穀梁發明書法親得之于孔氏之門廢公羊穀梁而言書法可乎至胡傳出而支離迂腐臆斷胷馳傳亾而經亦亾矣自明以胡傳試士試官取事之因傳連及者幷出之號爲合題于是此經之義若射覆然夫聖人之修春秋也于述之中微示作之意昔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列國亦各有史記如韓宣子所見之魯春秋是也是故惠公以前之春秋聖人所善而仍之者也隱公以下史不關文事不紀實而又適當平王四十九年王迹將熄之日故託始于此

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盟則書盟會則書會以至卒葬戰伐皆因赴告之文史記之舊此通例也史之所無補以示義史之所有列以示戒此特筆也通例者聖人之公心特筆者聖人之精義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而善惡之大者微者則用特筆以發之如此而已矣然此皆不外三傳求之也如唐宋諸儒以爵位名字之類定爲襃貶予奪則既失其本事之實而亂臣賊子空名亦無以懼之鶴壽案宋人之說春秋者皆以空疏之腹爲聽皮之辭若唐人啖趙陸尚不至此觀呂溫代陸淳進表云臣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趙匡爲益友攷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啟讓當仁

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則三人尚攷核三傳者也然已不免爲子京所譏矣

新唐書云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而作傳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攄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新唐書傳贊出宋祁乃有此言不

特切中唐人說春秋之弊凡宋元明人解經病痛皆可以此論爲良藥

宋制

宋史選舉志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則春秋三傳固著于令式凡帖經墨義無不用之者也王安石變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遂罷春秋不用矣熙寧八年頒安石所著書詩周禮義于學官是名三經新義而春秋廢元祐中禮部始請復置春秋博士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四年所定

經義詩賦兩科之制仍用春秋三傳紹聖中復用王學四年遂罷春秋既而復立崇寧又罷程子云新進游酢楊時輩入太學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伊洛淵源錄而東坡送程建用詩十年困新說兒女爭捕影趙次公注云新說言王介甫三經新義也時學者號之曰新經多言性命之說故以捕影言之又云今年鬧起廢魯史復光景程縯注云王荊公興新學以春秋爲破爛朝報廢之元祐初詔復春秋吁安石之罪可勝誅哉鶴壽案國家有兩大政一曰課農而安石以青苗法亂之一曰取士而安石又以三經新義亂之孟子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政者也

蛾術編卷七終

蛾術編卷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錄八

論語誤人姓名

鄭康成云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譔此說當有所本朱子集注從程子說以爲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不名閻若璩攷得禮記稱曾子者九十九可見曾子乃通稱非必門人愚亦攷得檀弓有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一段稱有子者一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

孚一段稱有子者八有子與子游立一段稱有子者二檀弓豈有子門人乎雖其中仍有稱有若者然足見有子亦是通稱不可據以爲門人之稱其師也鶴壽案漢藝文志但言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篡故謂之論語不指誤人姓名惟論語讖則云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此卿康成所本然又指出仲弓子游不知何據他如論衡釋名文心雕龍諸書亦皆渾稱孔子弟子所記至柳宗元乃云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其時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爲之也然柳州但以爲曾子弟子未添出有子弟子至程子又以論語敍述處從未有稱曾子有子之名者故歸諸二子之弟子自程子而外宋永亨則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意其出于閔氏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

不同則可見矣胡寅則曰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檀弓亦曾子門人也何異孫則曰柄宗元辯正以爲論語必子赤子思爲之若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先進一篇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第十九篇多子貢子夏之言然亦必曾子門人記之以有曾子曰故也以上數條各有引證獨不及仲弓子游子夏而康成敍舉之子夏既見論語讖矣則仲弓子游亦必有所據若僅僅以書法推之凡論語敍述處大概稱字者多如仲弓爲季氏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何一不稱字者即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此或人必是夫子之同輩故呼其名且記與夫子問答之辭亦不得舉仲弓之字也

論語記魯哀公之類稱諡者雖似後人追改但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卒時曾子年僅二十有八據史記夫子弟子惟子張子賤二人年小于曾子是曾子在弟子中爲甚少其卒也當老壽而論語已載其臨終之言

此論已見郴郴州文又左傳終于哀公二十七年有遇孟武伯于衢事後不知幾年武伯卒其子孟敬子繼之史記世家哀公子悼公立三十七年卒皇甫謐云悼公立四十年而檀弓載悼公之喪季昭子問孟敬子為君何食事乃論語已有曾子將死孟敬子問其病曾子告以為政之道可見論語一書其出最後蓋距孔子之卒已久鶴壽案先生于前一條引康成說論語出自仲弓子游子夏此一條引史記左傳以見論語之作距孔子之卒已久則又似非仲弓子游子夏所撰矣然先生既宗鄭學胡弗為康成攷證之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據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子夏之生在魯定公三年也據十二諸侯及六國年表夫十二年而魯哀公立又二十九年魯世家作二十七年而魯悼公立又三十七年而魯元公立元公四年魏文侯之元年也文侯

十八年受經于子夏（魏世家載受經事在二十五年）樂記有文侯問樂于子夏事想亦在是時計是時子夏已百有一歲若就魏世家計之則百有八歲矣然受經問樂載在經史鑿鑿有據自古聖賢多享大壽論語一書安知不出自子夏之手且是時去魯悼公之沒已二十二年則孟敬子之見于論語亦何足異至于仲弓子游其年亦可計算史記雖不載仲弓之年而王肅家語云少孔子二十九歲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年至魯悼公三十年無過九十四歲當亦親見季昭子問孟敬子為君何食事史記又載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則當魯悼公之喪無過七十七歲子夏授經時雖已百有一歲而與仲弓子游等撰論語必在其前一二十年去魯悼公之沒不遠若至授經時則仲弓之年已百有十六歲恐未必在如此推闡知康成之說必有自來矣前卷內所引闕百詩說但據魏世家文侯二十五年受子夏經藝故云子夏已百有八歲不復查六國年表若據年表則子夏亦百歲老人耳

漢傳論語者三家魯論語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元成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傳之齊論語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傳之古文論語出壁中孔安國傳之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受齊論于庸生王吉包咸周氏爲之章句此參合二家以爲一者也鄭康成就張侯之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此參合三家以爲一者也然此二家皆以魯論爲本惟馬融獨從孔氏古文說魏有陳羣王肅周生烈三家未知所從何本鶴壽案傳魯論語者尚有魯荆州刺史扶卿及王吉之子駿漢蓺文志論語類有魯王駿

說十二篇

何晏集衆家說而其本亦依魯論爲二十篇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爲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古文亦無問王知道二篇但分堯曰篇子張問政以下爲一篇有兩子張如淳則云名曰從政其篇次亦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何晏集八家說

論語疏謂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是有周氏又有周生氏漢周氏不詳何人魏周生氏疏云燉煌人晉中經簿云魏侍中

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而廣韻則以爲魏初徵士鄭樵氏族略有周生氏云見姓苑新唐書藝文志子類有周生烈子五卷在儒家類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今何晏集解稱周曰者凡十三條不辨其孰爲周氏孰爲周生氏也而疏中又引王弼說弼無論語注當是王肅又引江熙欒肇蔡謨衛瓘范華說江熙者范甯穀梁集解屢引之鶴壽案廣韻以周生烈爲魏初徵士卽據魏志也下條旣引魏志此條可以不引王弼有論語釋疑三卷見隋經籍志故皇侃疏引之者不一而足經典釋文于庬樊引弼注云公庬也于逸

民引弼注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則安得謂弼無論語注至于江熙作論語集解所列者十三家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司徒濟陽蔡謨太保河東衛瓘俱在內唯范華則不習見耳

魏志王肅傳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烈嘗爲涼州刺史張既禮辟見既傳所謂何晏集解有烈義例者今集解中無之不知何人刪去

孝經第一行標題稱正義不稱注疏第二行但題宋邢昺校論語爾雅則直題宋邢昺疏明國子監汲古閣刻同朱子于鄉黨山梁雌雉下引疏直稱邢氏曰然宋史儒林邢昺傳則云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

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然則論語爾雅二疏昺校定而已非其所譔也

皇侃論語疏

邢昺論語疏淺陋不堪而皇侃論語疏已亾近從日本復傳至中土誠蓺苑之鴻寶也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唐石經正作德汲古閣十三經秦鏷九經竝同卽四書蒙引不載經文然其講中亦作德皇侃論語疏作民無得而稱焉汪份

四書大全同攷其斯之謂與唐以前竝無誠不以富一說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爲稱則作德正合

孝經古今文

漢初河閒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孝經十八章此今文也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古文出魯共王壞孔子宅凡二十二章安國傳之漢藝文志云今文皆同惟古文字讀多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今文有鄭氏注世稱爲康成譔陸澄辨其非是愚攷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云孝經注蓋康成允孫所作也見大唐新語及太平

御覽卷四十二然則此注雖非康成親著要爲有本是以荀昶作孝經集解以鄭爲優范蔚宗王儉亦信之而北魏北齊皆立之學官且此注卽有謬誤而顏芝本劉向曾以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爲十八章本司馬貞則經文固的然可信者至孔氏古文則曠代亾逸不復流行見本疏疑與尚書竝亾于永嘉之亂閻若璩謂亾于梁而突出于隋未詳所出荀昶作集解廣集衆家其時已不見孔傳中朝竝無其本本司馬貞予作尚書後案辨安國未嘗作書傳據此知亦未嘗作孝經傳則其亾也久矣所云增多四章及文字異者四百餘皆不可攷矣不意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買得一本送著作王邵以示劉炫仍令校

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刋改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曾子敢問章僞作閨門一章以合二十二章之數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凡二十一字當日劉子元能辨鄭注之非康成乃反欲廢鄭而行孔則謬乃倍之幸司馬貞力黜其妄見本疏及英華卷七百六十六故元宗御注仍以十八章爲定孝經疏非出一人手前云今文稱鄭康成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之皆非眞實此言似有識而後一段反以子元欲立孔氏爲是則謬矣宋何司馬光反尊信劉炫僞古文吳澄始據桓譚新論之言攷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無所謂四百餘者決其爲

僞吳氏之識卓矣鶴壽案今文孝經出于顏芝漢成帝時劉向重爲校定則非顏芝之今文矣唐元宗時司馬貞削去閨門章而更其次敘則石臺所刻又非劉向之今文矣今世所行十八章蓋即石臺本也古文孝經出于孔壁劉向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班固曰經文皆同唯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而許沖上其父說文則云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則是有二本也劉向所謂又多一章竝無其名劉炫乃造庶人章以足之并造孔注馬鄭注與僞孔注俱亡今世所行者唯唐元宗注而已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之南城山西上二里有石室相傳鄭康成于此注孝經先生既不引出此段則南城山三字宜删隋經籍志云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此即閻百詩所謂亡于梁而突出于隋也何以云未詳所出秘書學生王逸唐會要作秘書學士文苑英華作王孝逸疏文誤

劉炫僞本唐末已亡近從日本得來從庶人章中分出

一章名爲孝平章第七自此以下章數逐章遞降其次至聖治章爲第十又從其中分出父母生績章第十一孝優劣章第十二下又遞降其次至廣揚名章爲第十八下則增入僞誤閨門一章爲第十九下又遞降其次以至二十二并孔傳皆炫之所爲鶴壽案劉炫僞孔安國今日本又僞劉炫而先生猶以爲劉炫本而屑屑辨之謬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載劉子元孝經注議今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即康成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二字一作景者撰集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齊陸澄以

爲非康成所注請不藏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傳于時魏齊則立于學官著于律令蓋由膚俗無識致斯譌舛然孝經非康成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案鄭君自序注禮書詩論語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秝六蓺論毛詩譜荅臨碩難禮駮許慎異義發墨守鍼膏肓（此下脫起廢疾三字）及荅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

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荅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具稱諸所注箋駮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元至于孝經則稱鄭氏無名元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注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唯有評論宋均康成弟子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其驗六也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元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此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

無聞其驗七也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元又爲之注者况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元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于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崧等其爲鄭康成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

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于代覩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亾逸不復流行至隋王孝逸于京市買得一本送與王邵邵以示劉炫炫輒以所見率意刋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為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于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發問按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于義為允鳴咸案劉議似是實非所言各書舉鄭注不及孝

經此何足泥就其所據鄭志不言注孝經亦不言注論語安得謂鄭不注論語乎且范蔚宗作傳固言有孝經注豈不足信而劉復據謝承等不言注孝經試問范亦遺卻周禮注豈鄭實未注周禮乎故知不足泥也縱使有疑亦當過而存之尤謬者古文孝經及傳明係劉炫作偽而反欲行孔廢鄭邪鵠壽案唐會要所載劉知幾議一言以蔽之曰據各書不言鄭注孝經故知其偽今先生必錄其全文不過欲驗行孔廢鄭之說以爲鄭注雖非出自康成究竟出自康成之允孫然而允孫之注恐不逮康成且梁載言十道志謂出自康成允孫其言亦何所據乎故先生又靠住范蔚宗傳然太平御覽尚有一條引後漢書云康成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有石室焉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此必見于袁山松華嶠諸家之書胡弗一并引之

英華同卷又載司馬貞孝經注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爲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康成所注而鄭志及目錄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亾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

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旣亾後人妄開此等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眞抑亦傳習淺僞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

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貞此議勝劉氏遠甚

鶴壽案此條亦見唐會要閨門之內三向似有脫文當依邢疏觀司馬貞言其注縱非鄭氏所作云云似爲鄭注竭力周旋則鄭注容有不協之處今案其書雖亡其向尚有存者仲尼居注云居講堂也曾子侍注云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禹三王最先者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于子以父配天故爲教孝之始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以顯父母注云父母得其顯譽也資于事父注云資者人之行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云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歛其政不嚴而治注云政不煩苛也先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云若文王敬讓于朝虞芮推畔于田則下效之詩云赫赫師尹注云師尹若冢宰之屬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注云昔聘問天子無恙五年一朝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庭燎者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之門外曰大燭于內曰庭燎五年一巡狩勞來別優侯者侯伺伯者

長男者任也言思可道注云言中詩書五刑之屬三千注云科條三千謂墨劓宮割大辟教以孝注云天子事三老兄弟五更天子有爭臣七人注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使不危殆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注云孝悌之至則重譯來貢以上諸條義皆醇正然比諸詩箋禮注之典雅古奧相去遠矣其他所存之句尚多即如用天之道注云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地之利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桑栗棗棘是也司馬貞蓋舉其略耳王伯厚以為鄭小同所作殆即據十道志解而云然

孝經疏

孝經疏題云臣邢昺奉敕校定不云昺撰宋史儒林傳亦云然其自序云注疏已備今特翦截元疏此語甚明舊唐書孔穎達傳庶人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學者稱之而新唐書志賈公彥孔穎達

竝有孝經疏所疏乃鄭注也舊唐書元行沖傳開元七年上令行沖譔御所注孝經疏義列于學官新儒學元澹字行沖傳同曷所挍者卽御注元疏也其中治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鶴壽案孝經自漢文景置博士其後晉元帝有孝經傳武帝有孝經講義梁武帝有孝經義疏簡文帝亦有義疏明帝有孝經義記逮唐元帝作孝經注崇文總目謂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孔鄭舊義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石刻于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尚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面拓本稱四卷而行本則爲九卷自宋詔邢昺修輯元行沖義疏而御注遂行于世

朱子刋誤

一大學也而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又作孝經刋誤亦欲以篇首六七章爲經而其後皆爲傳此等以意立

說亦姑聽之獨怪其于經文十八章自漢唐以來從無異議者輒據衡山胡侍郎玉山汪端明沙隨程可久二三俗輩妄語竟指爲誤遂欲改竄删削顛倒移易之而于劉炫僞造之古文反掇拾而列于經得毋誤其所不誤而不誤其所誤與

爾雅誤人

爾雅或云周公作或云子夏作今按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喧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大學釋詩之文而詩則衛人所以美武公也其文見于

爾雅武公在厲王之世去周公遠甚下文復釋張仲孝友其虛其徐式微式微徒御不驚禮裼暴虎獫篨戚施諸語今按諸詩皆作于周公後遠甚則謂爾雅爲周公孔子子夏合作當矣鶴壽案爾雅非一人所作張揖上廣雅表云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著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經典釋文云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及子夏諸家所增今案張揖謂周公所作者周公賦憲受臚作諡法解其訓釋字義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虛也惠愛也綏安也孜成也懷思也皆與爾雅同義是周公作爾雅之證也謂仲尼所增者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彖傳云師衆也比輔也晉進也遇遇也又序卦傳云師者衆也履者禮也頤者養也晉者進也遘者遇也震者動也聖義聞敎式昭雅訓是孔子增爾雅之證也謂子夏所益者發

明章句始于子夏儀禮子夏喪服傳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陸德明周易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子夏易傳竝非今之僞本如云元始也帝小也觀象玩辭必求近正足子夏益爾雅之證也謂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者如釋地北陵西隃下云鴈門是也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下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釋獸鼳鼠下云秦人謂之小驢此皆漢初傳爾雅者附記于各篇之中是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著之證也蓋爾雅自周公而成于七十子故楊雄謂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其諸篇之目皆周公所定張揖所謂一篇者統諸篇在內猶言一卷所謂三篇者指後人增益遂至三卷陸德明謂釋詁是周公所作餘篇爲後人所增益此則不然如羕之爲永嵩之爲崇此皆後來滋乳之字而詁釋篇載之則非周公之原文矣又如燕有昭余祁職方以爲幷州藪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職方以爲幽州鎮則非後人所增益矣

爾雅有序篇

漢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三卷者卷帙繁多分爲上中下二十篇者自釋詁至釋畜凡十九篇別有序篇一篇郭璞序云聖賢開出訓詁遞陳周公倡之于前子夏和之于後疏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今序篇不知是周公作乎仲尼子夏作乎顧廣圻云毛詩疏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郭璞既作注則序篇亦當有注而今亾之序云別爲音圖疏云注解外別爲音一卷圖贊二卷今亦亾

郭注不全

爾雅郭璞注不知為何人刪削即如釋山泰山為東嶽郭注泰山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為南嶽郭注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南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于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華山為西嶽郭注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為北嶽郭注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以上郭注孔穎達尚書舜典疏毛詩崧高疏禮記王制疏賈公彥周禮大司樂疏皆引之而今本爾雅惟南嶽下存二句云即天柱山灊水所出也北嶽下存常山二字中

嶽下存一句云大室山也其餘盡遭刪去且郭意本謂南嶽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始移其神于廬江霍山借同名之山祀之耳一經刪削反似郭以南嶽本自古即在天柱非出遷移矣予未暇細檢恐所刪必不止此一處鶴壽案偶見後漢馬融傳李賢注引爾雅蜼卬鼻而長尾郭注云以尾塞鼻下有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今各本皆無此條郭注釋獸每以零陵南康等方土之音為證且注中其有音切此亦為俗人刪削之一條也

釋訓綽綽爰爰緩也下疏云郭云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旭旭下疏云郭氏讀旭旭為好好二條皆疏有而注無不知是作疏人所刪抑或

別人所删太平御覽引郭注守宫槐在朗陵縣南有一樹似槐晝聚合相著夜則舒布初學記引郭注江東有樹與此相反俗因名爲合昏旣晝夜異而其理等耳二條今注俱闕然則郭注之遭删者多矣

邢序

程敏政云爾雅疏序在舒館直雅集中題曰代邢昺作序有云其爲注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注甚得六經之旨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蓋有兩孫炎作注者漢末孫叔然作疏者

不知何時人既爲郭注作疏必六朝以下人鶴壽案作爾雅注者列歆以前尚有犍爲舍人邢疏亦屢引之孫炎字叔然漢宣帝時人其邢序所云俗閒之孫炎此必有誤字豈有作爾雅疏而亦氏孫名炎者

郭景純經學淺陋注爾雅甚簡略其前諸家必皆勝于郭邢昺乃以郭爲稱首取其簡略易爲疏耳今當以孫叔然爲主孫注亾則參取各家

邢疏勦襲

唐人作諸經正義博採羣言以釋經注至邢氏爾雅疏但勦取他經正義爲之如釋天一段全襲月令及黍離疏五嶽一段全襲崧高疏此類甚多

孟子之學長于詩書

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案滕定公薨孟子告然友以齊疏之服趙注齊疏齊衰也似未見儀禮與北宮錡論周室班爵祿皆不合周禮似未見周禮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子魚庾公差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反之還射丁丁射貫佗臂此事與孟子不同庾公之斯

當仰庾公差公孫丁似子濯孺子庾公差射兩軥與去金發乘矢相近而二子之學射相反尹公佗還射丁而丁射佗則大異矣似未見左傳若詩則七篇中所引甚多萬章篇論堯舜三代事幷他篇中論伊尹周公末章論堯舜至文王皆貫通尚書大旨立言其言注江注海不合禹貢蓋約略言之朱子謂但取字數足以對偶若以水道言之濟自入海漯乃河之支流當云瀹濟瀹漯注之河疏九河注之海汝泗入淮淮自入海漢入江江自入海當云決汝泗注之淮決漢注之江排淮江注之海然如此此則文勢紆回不見警策孟子隨口說出只是

借作議論不沾沾事實耳沈存中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朱子已辭而闢之或云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云于邗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今廣陵邗溝是孟子據春秋後事而言此亢謬妄不如以江淮入海之路相近孟子順便而言亢爲直截也孟子亢長于春秋趙岐不通經故不知之鶴壽案孟子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伯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邠卿謂其通五經也七篇之中凡引詩者三十五凡引書者二十九故邠卿謂其亢長于詩書也今先生亦謂其長于詩書亢長于春秋而謂其未見儀禮周禮并未見左傳夫江淮河漢所行之道禹貢圖歷歷載之既長于書何以曰排淮泗而注之江然朱子謂但取字數足以對偶猶可言也若春秋之事迹全在左

傳不讀左傳則無以明春秋先生既謂其未見左傳又謂其尤長于春秋未免自相矛盾然則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一般何以解諸曰先生不云乎孟子隨口說出只是借作議論不沾沾事實耳

孟子漢置博士

閻若璩曰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其說爲妄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並無可攷不知漢書固有其說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此非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之驗乎其謂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則指武帝建元閒而言蓋武帝以董仲舒

對策凡不在六藝之條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竝
進故止立五經博士闢說甚是武帝本紀賛云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孟子亦在諸子之列故罷楊倞荀子序孟
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絶唐文粹皮
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
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今有司除
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縣
科也未正伏請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
其義者其科選似明經

趙注不全

今孟子趙岐注已非全本檢彝其故卽作疏人所删盡心篇恥之于人大矣章疏申解注中所引隰朋恥不若黄帝顔淵慕虞舜事云凡于趙注有所要者雖于文段不錄然于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注中竝無隰朋等語是作疏者删去而自述删例如此其餘梁惠王篇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章疏申解注中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云此引周書無逸篇文公孫丑篇天時不如地利章疏申解注中得乎邱民而爲天子云此蓋經之文沈同以其私問章疏申解注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云此論語之言滕文公篇陳代章疏申解注中伯夷亦不屑

就也云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疏申解注中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云云離婁篇不仁者可與言章疏申解注中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云云居下位而不獲于上章疏申解注中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云此引荀卿之言不孝有三章疏申解注中堯二女云云萬章篇至于禹而德衰章疏申解注中丹朱商均云云敢問不見諸侯章疏申解注中伊尹三聘而後就沮溺耦耕接輿佯狂云云告子篇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疏申解注中聞善言虞舜是也禹聞讜言荅之以拜至合符者也云云盡心篇舜之居深山之中

章疏中解注中聖人潛隱若神龍云云孟子自范之齊

章疏中解注中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

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于衆品者也云云曾晳嗜羊棗

章疏中解注中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云

云孔子在陳章疏中解注中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云云今注中皆無此文

孫疏僞託

趙岐在漢儒中最媕陋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引陳質

娶婦長拜之藉交報讎注求全之毀引陳不瞻將赴君

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疏以為史記之文史記並無

此事此皆虞初小說奚堪入目而孫奭疏尤誕妄疏西子引西施入吳市觀者輸金錢一文此成何語朱子謂邵武士人作托名孫氏見文集語錄常熟顧大韶仲恭炳燭齋隨筆亦云然序云臣前奉敕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為之正義音義今現存崑山徐氏刻經解有之攷宋史儒林本傳備舉奭所著書云掇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徽言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攷正尚書論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絕不言作孟子

疏且幷不言作音義要之音義是眞疏實僞託鶴壽案趙注好用古事其注非禮之禮引陳賈娶婦而長拜之也不知其所用何書其注求全之毁引陳不瞻將赴君難事見說苑說苑作陳不占古字瞻與占同音通用邵武士人既不能舉其書而先生直比諸虞初小說亦太甚矣至于孟子音義固出孫奭之手據宗古上音義序云爲之音者有張鎰丁公著今旣奉敕校定宜在討論張氏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刋正詎可通行是音義果出于奭而正義竝不出于奭晁氏讀書志謂大中祥符中上于朝非是

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下趙岐另爲一章作疏者則合上孟子自范之齊節爲一章向來疏家亦無此體其駁趙處如少艾非美好頗確若二女果果爲侍見說文而疏以爲果實則妄甚矣

孟子鄭注

孟子七卷鄭元注見隋經籍志此不可解鶴壽案後漢書所載有程曾孟子章句此固不可攷七錄所載有綦母邃孟子注李善注文選引秋陽以暴之注曰周之秋于夏爲盛陽也驅龍蛇而放之菹注曰澤生草言菹卽隋志所載劉熙孟子注李善亦引之獨鄭氏注則無攷

蛾術編卷八終